



談“蕃薯仔”對“蕃薯”的了解

心台

大半台灣來的留學生都是受到相當教育的知識份子，但是在這許多知識份子中，對台灣及台灣人有足夠了解的人却不多。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千萬知識份子生於台灣、長於台灣，經過“異性捕留”、“一條鞭教育”、身經百試，卻對台灣的歷史、地理、文化、語言、民俗等所知無幾。你如不相信，可以找幾個博士、碩士、什麼士等問問他們；譬如在二十世紀中，台灣發生了那些大事、大運動？知不知道“羅福星事件”、文化協會、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同盟等群眾運動。這些事件及運動有何意義？是那些人參與？經過如何？為何失敗？給我們的教訓及啓示是什麼？再往上溯，如朱一貴、林爽文、吳球、劉卻、吳福生、陳周全、林泳春、許尚、沈丙、余清芳、柯鉄、洪協、林恭、高慶、郭怀一等事件，他們為何拋頭顱、洒熱血，他們給我們些什麼啓示？更往上說，大規模有組織的移民是何時？我們的祖先為何遠離家鄉，跑到孤島上來開墾、來冒險，他他是否厭棄了大陸上的統治者，而要開拓自己的天下？從歷史的鏡子上看，既在的“外有人”跟以的移民又有何不同？再說我們親眼看見的二二八事件，它除了說以反抗陳他的暴政外，是否也揭出了台灣人缺乏組織經驗的特點、台灣社會內在的矛盾、台灣人憨直易欺的個性及糊塗的民族感等。這些歷史教訓給我們當頭一棒，是把他打昏了，還是打醒？是否已經給他指出了一個自救的方向？從地理位置上着台灣，它與大陸僅隔一海峽。我們祖先為何選了這塊地？是因為近、方便？但是太近、太方便，是否也有好處？是否就是太近，才不易開拓自己天下及達到自己的理想？再說島上的地理，前些年台北水災，有人指責石門水庫，很多人就不知石門水庫與台北水災有何關連？前些年，濁水溪變清了，很多人就不知濁水溪而清水溪起源何處？在何處會合？我們天天着到水稻田？它台幾年“割”？一甲有幾坪？一甲能產多少米？能養多少人？大多數的人大概“再呀！”再說我們說了一輩子台灣話，大多數人知道北京話有四聲，可就不清楚是台灣話有幾聲？起源何時？如何演變？為何拿台灣話念古詩很順口？其它如民俗，台灣養女多，養女有幾種？為何多？

影响社会如何？整天有人拜之，到底拜些什么？有何意义？诸如此类大之小之的问题，不胜枚举，我们有没有去想过？为何身经百试，对这些事却一无所知？

一. 不了解的原因

“蕃薯仔”不了解“蕃薯”的原因很多，其渊远流长，说来大概如下：

1) 历代外来统治者恶毒的政策

翻阅台湾的历史，看不到任何时期，台湾人曾经当家做过主过，只是不断地做“傀儡仔”，不断地流血反抗。这些外来的统治者，只要台湾人乖乖地做“傀儡仔”就行，故而尽其所能实行愚民政策，使台湾人糊里糊涂地过日子。荷兰人不必说，以清帝国拿了台湾以后，为了减少明那代的遗魂，就大之提倡各种各样的神，让台湾人整天去作“拜之”，拜个不停。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恶毒，逼台湾人天天向日皇位鞠躬，背大和万世一系史，改姓名，使台湾人只知道大和家事而不知自己家事。苏些年，日皇太子结婚，台湾人做新闻，甚至平常以日语交谈大有人在，听了无不令人痛心，这都是遗毒尚在。

2) 就在统治者“中国化”政策

從小學到大學，台灣學生要重複背四次中國歷史、三次中國地理，但台灣的歷史地理在課堂上，却像閃光燈似地一閃即過，可說幾乎等於零。這就是為何千之萬之台灣學生不知自己生長地方的歷史地理，却滿腦子裝着虛無縹緲天方夜譚式的中國歷史地理，譬如整天背中國有那三十五省，其實現在中國那有三十五省？外蒙古那省是自治區？隴海鐵路那裡只到了天水？一下子大家都要背俄帝侵華史及蘇俄在中國，誰敢說個“不”字，一下子又不准念言、社會、經濟、農工商業、文字等之更不用說，在課堂上都是零。再翻開中央日報、聯合報的副刊，天天都是南京、蘇州、杭州、……，筆閩、抗戰、北伐，武俠小說、留學生苦難等等之，那裡像是台灣的報紙！

3) 缺乏有組織的台灣研究所

照理說，高台灣的留學生，不再受控制，應該可以好之去研究先一下自己生長的地方。但是事實不然，有系統去介紹台灣的高刊仍然寥寥無幾。不少有興趣的人却力不從心，在重之现实生活

的担子下喘不过气来；也有人想去了解台湾，却不知道从何着手？
美国政府把中共当作主要威胁，花大钱在她手袋中；所以想研究台湾吃
于台湾却身多兴趣，反正己在袋中；所以想研究台湾吃
的人，并不容易。美国资本家也花钱研究台湾，但他他只
想达到如何不在台湾赚更多钱，才不管台湾人死活呢！中共设有台
湾研究局之类似机构，但其中没有台湾人，他们想要的只是如何拿
到台湾而已。在台湾，有“匪情研究”及“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等
，却只有一个穷光蛋的“台湾文献会”，做些考古工作，整理出来的
东西又大半是非卖品，你想花钱买都买不到。台湾有自然科学发
展委员会，却没有社会科学委员会；拉学人去研究经济、台湾
想如何赚更多钱是有的，研究原子弹及飞弹是有的（其经费位
台湾科学研究经费之一半）；却没有回去做有系统的社会研究。总
而言之，要一个真正研究台湾及研究如何使台湾人幸福的研究
，只有靠深爱台湾的人去做了。

二. 不了解的后果

再让我想想“蕃薯仔”不了解“蕃薯”的后果。有人说这些研究台
湾的，只不过是书呆子的事，是饭后茶余打麻将时“画虎类犬”的题材
，事实不然，对台湾的不了解会产生很多严重的后果：

1) “蕃薯仔”的错悻

由于对台湾的历史地理及社会内在矛盾，甚至台湾人的需要
及欲望认识不清，导致多少人错悻不定及犯了一再的错悻。错悻
的主要原因不是分不清什么是种族，什么是民族，什么是中国人
，什么是台湾人？所谓种族是从生物观点出发的，而民族却是依
据地理的單位。美国是一个民族却是个大杂种，中国人是一个
民族，也是个大杂种，包括汉、满、回、夷……等之，就说汉
人罷，也是从古就不断地混种。台湾人是指以台湾为家，对台
湾有深厚感情，相互间有共同命运意识的人，所以就不分其种族
、“省籍”了。你如果不相信，看之台湾历史就知道，以前的“唐山”人
、河南兵等，现在不是台湾人了吗？再不相信，打睹二十年就
没有所谓“省籍”了。再犯错悻也是糊涂的后果：如何清廷求
援以抗日、向日求援、向日求自治、向日求自治，现在又坐盼
革新、幻想中共赐予自治，这些都不是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幸福是
会从天下掉下来的，世界上那有这麽便宜的事，抓到找力的人

力甜頭的人，是不會自動放棄的；擠上巴士的人，是不會留學生中“外
讓賢的，自己命運是靠自己，拳頭決定。在台北及“中國化”的遠
看人”的待遇更屬害，主要是不了解“台僑人”的意義及“中國化”的遠
毒。既不望反攻大陸，更不願當毛澤東的順民、又反對台僑人民自
決、又大罵美帝國主義，真是六神無主，待遇難以終日。老一輩居
的“外有人”對家鄉生長的地方有深厚的感情，總覺得在台北是春居
他鄉，其感情是理解的；但生長的台僑生的一輩就不同了，他們
對台灣的感情遠勝於書本上所忘的天方夜譚，但是“中國化”的遠毒
却使部份人待遇迥異。

2) 著著仔向中共認同

小部份著著仔自以為聰明，洋洋得意於中共的飛彈、原子彈
及社會改革，就捧着紅色小書，向中共認同起來，尚唱“統一”，亂
叫“自治”，自以為此才有理論基礎，然後斷章取義、歪曲事實，
罵別人沒有理論基礎、思想空洞、是走狗、是投機、是資產階級，
他們自認如此才是台僑人的救星。這些人絕口不談謝雪紅等台共
在大陸被清算、鬥爭、整肅的事；也絕口不談毛澤東親口告訴史
浩，他要支持台僑人獨立，然後出爾反爾，信用掃地；也不談占
濟人民有其決定自己命運的決心及批判，自己當家做主、自求解
放、自求改革、自求幸福的能力；也不談有再出个李鴻章的老院
；也不談另代移民是為了遠離大陸統治者而自拓天下的豪志。令
人想不通的是，為何台僑人要幸福、要當家做主、要掌握自己
的命運，却非靠毛澤東賜恩不可？這些人如非不了解“著著”及“著著
仔”，就是真正投機走狗及軟骨頭的臭“著著仔”。自以為有朝一日，
手拿老毛紅書，騎在台僑人民頭上，口叫為人民服務，實際上幹
起新民主主義。他們想自己又不必去出生入死，反正“中國人民解
放軍”自會安排好之的“統一”，然後讓他們去得意，何年不為！真是
去他娘！希望這些人能良心照之鏡子。只想投機的走狗！老
毛會把你當老裁？你的份量又比謝雪紅等曾出生入死過的台共重
多少？到時候，台僑人民像在大陸上的台共一樣被放逐、被清算
、被出賣、被剝削，大家又做何想法？更使人難理解的是，這些
人甘願位在他們要打倒的美國表，且大叫“認同”却不“回歸”，更有
聰明者信口喊只“認同”而不“回歸”比“回歸”好，作為他們的藉口，真是
自欺之人，把別人當小孩子。

有些人見周恩來談了些話，回到美國就抖起來，口上聲之“周恩來說”、“周恩來講”、“毛澤東云”……，讓我們冷靜地想之周恩來和毛澤東所講的有什麼用？毛澤東曾說“台灣應該獨立”，也喊過“蔣委員長萬歲、三民主義萬歲；不與國民黨同日生，但與同日死”，也說過“不怕原子彈戰爭，就算死了五億中國人，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周恩來又對史諾說他記不得什麼時候說的，以上這些話又在算什麼？周恩來說過“林彪還活著，而且還過得好之的”，後來又說早死了，這又算什麼？所以什麼“周恩來說、毛澤東說”的話一點屁用都沒有。我他不要聽中共說好聽話，要看中共做什麼事，看中共曾經替台灣人做過什麼事？中共對台灣人民曾經有何貢獻？大家可以去考古再考古，相信最多可找到的事，大了不起，就是中共曾經慘害台灣共黨。所以幾百年台灣人民流血的歷史已告訴了我他一件最寶貴的教訓，就是不要聽別人說什麼，要相信自己的拳頭！

三. “蕃薯仔”應當做的事

總而言之，“蕃薯仔”不了解“蕃薯”，其害無窮，不只害了這一代，也害了下一代及下一代的下一代，大家不能繼續迷糊下去了。尤其台灣留學生，不分“省籍”，應該負起更積極的任務，集中精神及力量來徹底研究台灣的歷史、地理、社會、文化、民俗……及台灣人的需要、矛盾、利益等。尤其是這一代的台灣留學生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大批的“蕃薯仔”有機會脫離了思想的枷鎖；能夠自由自在地研究及關心了解台灣，更進而建立起清楚的觀念，這不但責任也是機會，這個機會是要我們去掌握的。也許有人會說，現在是何等緊要關頭，要鳴就行動，誰有那空閒去磨洋菇？其實不然，除非是大地震把台灣島沉到海底，否則台灣永遠存在，台灣人仍是代代相傳下去，朦朧之昧之的觀念也是照旧代代相傳下去。或許有人認為，反正台灣人大多了，也沒有什麼好回去的了，管她的！這要看你是否能完全昧了良心、斷了感情、並沒掉全身的“蕃薯仔”味。所以關心“蕃薯”的“蕃薯仔”能夠做的事實在太多了，就是在工作之餘，除了記股票、看足球、打麻將、釣魚等之娛樂外，能夠抽點時間看之有關於“蕃薯”的書籍和雜誌，想之有關於台灣的前途，也是相當有意義的事。看書也不一定要先

看那些較嚴肅的書刊，其實有些文藝性、紀念性的書刊，如“台灣文藝”、“亞細亞”、“亞細亞的孤兒”，甚至早期的“台灣六記”等，其內容不亞於那些荒誕的武俠小說。各地同鄉會能定期舉行座談會、讀書報告會等以互換意見及心得，使我們在機械式生活中增添一些情趣及增加見聞。甚至建立一個台灣圖書社，去收集有關之圖書刊物，以供借閱，或者設立台灣研究所做進一步有系統的研究。這些事並不可不辦，只要教萬番著仔能每人每月拿出一元就可以開始辦了，不知讀者有同感否？是否還有其他更有效或較具體的辦法，敬請讀者多之度表意見及指教。

時裝表演 的 精華

一介紹幾件時裝表演的代表作——

林：立領 A Line 裁剪，帶有銀色光澤的五彩印花布，富東方色彩。

徐：小圓領小短袖的洋裝，輕巧方便，適合家居外出時穿着。

鄭：窄長袖，尖領高腰裁剪，是印花布做成，非常艷麗。

黃：背心式長礼服，上衣由白紗做成泡泡，長袖像公主的打扮。



(續圖在第17頁)